

李敖的爱情观

李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

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敖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首歌,其他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的男性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人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欲的满足。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快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心任何一个层面,都曾经是



名人传记

胡因梦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地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深情的、融入的。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与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既保留又腼

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种相反的东西。

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他们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但这个指导原则完全是建筑在二元对立上面的——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地挣扎。

收复平壤

杜鲁门的一番呓语,非但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把他自己的小伙伴吓倒了一片。美国的“统一战线”岌岌可危。最着急的是英国人。

大不列颠议会的绅士们一听到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谈话,立马就吵成一锅粥了,全都骂杜鲁门这小子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不跟咱商量商量。原子弹那玩意儿是能随便扔的吗?要是人家扔不了华盛顿、纽约那么远,一生气撒伦敦怎么办?再说啦,咱在香港那地界儿不是还有买卖吗?

12月4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飞赴华盛顿。双方一会谈,立马就吵成一团。

英国人一开始就说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路,必要时甚至可以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美国人则说倘若如此联合国的面子往哪里摆?美国的安全怎么办?英国人说干脆在联合国提出一个简单的停火案;美国人则声称我们决不投降,即或是被迫进行“敦克尔克式的撤退”,这至少可以证明我们是在“挺身迎击进攻”和“我们不会在危难时刻抛弃朋友”。吵来吵去,最后的结果当然还是以美国人的意志为主,这是实力使然。

那边在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这边却在兴高采烈胜利进军。12月5日,在平壤附近活动的朝鲜人民军游击队捷足先登,冲进平壤。

12月6日,在美第八集团军占领平壤47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收复了这个朝鲜的临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时首都。

同日,敌后的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中朝联合游击支队先后收复镇南浦、铁原、新溪、沙里院等重要城镇。第八集团军全线向三八线退却。

12月23日,中朝军队全面进抵三八线,并在金川、九化里、朔宁、涟川、铁原、华川地区完成集结。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越过三八线,进占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在敌后活动的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各一部也越过三八线,进占

去何家过年

春节快到了,出版社一派过节气氛,走廊里人来人往,分田分地真忙,小西却怎么也融不进这节前的欢乐。何建国让她今年去他家过年。为她不同意去他家过年,昨天晚上开始,人家跟她分居了。

真不想去他家啊,她怕何家问她孩子。为此她专门回了趟家,问妈妈习惯性流产究竟还能不能治,妈妈张口就来,说是“癌症还有治好了的呢!”外科大夫就这样,直截了当,直截了当得让人绝望。最终当然没能拗过何建国,以她的妥协告终。

到了何家,建国爹、建国娘远远近近转跟顾小西说孩子的事,说那么多话中心意思只一个,何家的香火能否继续下去,全看小西的了。小西只能点头只能说是,心中藏着的那个天大秘密,一点不敢透露。建国爹妈要是知道了他们家的生育工具不能生育,肯定会撞掇他们儿子把她休了。小西受不了!她不能没有建国!为此她拼命干活拼命表现,以做弥补。天天早起跟建国嫂子一块儿做全家的早饭,饭后洗碗扫地收拾桌子。完了马不停蹄准备午饭,午饭后等着她的是更大的一堆要洗的碗。这一日三餐还只是一些常规的活儿,额外的活儿比常规的活儿只多不少,比如,亲戚朋友来串门做客,令妯娌俩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

小西的感冒开始还只是鼻塞流涕,接着就有些发烧。不想让建国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偷偷吃妈妈给带的药,说明书说吃一片的她吃两片,一心希望能把病给

都市小说

王海鸰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性格开朗直性子快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入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压下去。压不下去,头痛,全身骨头痛,她咬着牙忍,不就七天时间吗?怎么忍忍不过去?不给(其实是不能)人家生孩子,还不干活,让她,也得把她休了!但是最终,没有忍过去。不是因为苦,是因为委屈,而且是建国给她的委屈。

事情发生在中午,小西和建国嫂子忙了一上午,做了十三个人的饭,饭做好客上席后,她想趁此机会休息一下,就去屋里躺下了。由于感冒药里有扑尔敏,她昏昏

沉沉睡了过去,一睡就睡得不省人事,家里客人什么时候吃完的饭,吃完饭说话抽烟喝茶,她一概不知,更别说上前招呼了。许是建国爹娘那会儿对她就有些不满——一屋子客人,只见大媳妇一人忙里忙外,小媳妇在自己屋里躲清闲,像话吗?——下午,送客人走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堆了一灶屋没洗的碗,于是建国爹发话了:“这都下晌了,晌午的碗咋还没刷?”没有人吱声。建国爹又道:“小西呢?”

何建国忙道:“我去叫!”噤噤跑到自己屋门口,推开门,冲里头嚷:“小西,碗怎么还没刷?”

“我觉得有点冷……”这时小西感觉非常不好,感觉不像是一般的感冒了,似是重感冒,高烧,全身发冷。

何建国眼睛一瞪——他爹妈还有做客的亲戚都在他身后站着呢——说:“冷?冬天能不冷吗?不冷还叫冬天吗?把碗刷了,赶紧!我们去村东大伯家,下晌饭就在那吃。你刷了碗再去!”他必须得用这个态度这样说话。本来爹娘对这个媳妇就不满意。他若这样对她,他们对他俩主要是对她,只能更不满意。何建国说罢,就随全家人和亲戚们走了,剩顾小西一人在家。小西强撑起身体刷碗,一个又一个,动作机械,感觉麻木,一种痛到极点的麻木。刷完那小山般一堆的碗盘,她简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拎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何家。要是知道建国那样做时心里头的那些无奈和苦衷,她不会走;可她不知道。但也有另一个可能是:要是知道了,依照何建国的判断,她会更早地毅然决然离开!

段瑜杀人案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导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眉头紧皱,喃喃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我轻轻地叫了声罗教授,他停住脚步,说:“小陆,你来得正好,你得帮我准备几份资料。警方有个案件,需要我对嫌疑人做出精神鉴定……”这些年,导师在精神病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名声也扶摇直上,经常有些案件请他进行精神分析与鉴定,这不是头一遭儿。导师对我期望甚高,诸如此类的案例也破例让我参与其中。他希望我能多积累点临床经验,早日在专业领域上有所突破。

“当事人与女朋友出外旅游时,杀了女朋友,并将她煮熟吃掉……”我的心突地跳了一下,好熟悉的一段。

“他家里颇有势力,买通执法人员,说当事人是因为有精神病,才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女方家人不服,一直上诉,这件事引起了高度重视。因为当事人家族在本地颇有势力,现在决定异地受审,就搁我们市法院审理,法院委托我来做精神方面鉴定。你帮我准备一下,过几天跟我一起去见当事人。”我“嗯”了一声,莫名地紧张。

导师终于看完大半资料,回到椅子上坐下,将资料沉重地放在桌子上,点了一根烟,陷入沉思状态。资料的第一页通常有当事人一栏,我走近看了一眼,那后面赫然写着两个字:段瑜。

尽管我心里早就隐隐感觉到,但依旧大吃一惊。“这份资料里有些地方前后矛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地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心的心理学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盾,好像有些地方不对劲……说不清楚,等见了当事人,可能会明白。”导师看我的目光依旧停留在桌面的资料上,说:“你也看一下,否则见当事人时,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点头说好。离开导师的办公室时已近中午,初秋的阳光当空洒下,细碎细碎的光芒四处闪烁,来来往往的同学脸上都浮着一层油光,看起来很不真实。我呆呆地往食堂走去,一路上大脑里盘旋不去的几个字:段瑜,杀人,煮熟,吃

春川、加平。12月24日,东线美第十军部队全部从海上撤退。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是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36036人(包括美军24269人),其中俘美军3254人,韩军5568人。缴坦克78辆,装甲车41辆,击毁击伤坦克88辆;缴汽车2611辆,击毁击伤776辆;缴飞机6架;缴获各种炮1161门,各种机枪1050挺,各种步枪10798支。

12月12日,“联合国军”总部向美国、英国和土耳其的军人家属发出了12000余份阵亡通知书。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付出战斗减员30700余人,冻饿减员50000余人的代价。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第二次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以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代表团,于11月28日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伍修权将军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面对列强世界,伍修权将军庄严宣布:“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此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正在波兰华沙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平壤,将“联合国军”逐过三八线以南的消息传来时,会场顿时沸腾!鼓掌长达15分钟。这是国际会议中极为罕见的场景。多年后,一位美国人评论说:“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

掉……这样的杀人手段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呢?是出于一种狂暴的毁灭心理,或是出自一种精神疾患控制下的失常行为呢?

食堂里人潮涌动,各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龙。我碰到了好友姜培。我跟他说到导师的案件和段瑜,说到了段瑜杀死女友并煮熟吃掉。“听起来跟叶浅翠吃的一模一样。”末了,我特别补上一句。

姜培停下筷子,脸色少有的正经凝重,说:“哥们儿,有些话我已在肚子里憋了半个月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说了。这个叫叶浅翠的小姑娘有点问题。”他指了指脑袋,意思是脑袋有点问题。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跟她说的话还没超过五句,这么快下结论,太草率了吧?”

“我是跟她不熟,不过有人跟她熟呀。戴磊,叶浅翠的高中同班同学。叶浅翠有个姑姑,是个精神病患者,二十来岁才发病的,是癔症。你记不得分离性癔症的一个主要精神症状:朦胧状态!得了癔症的人,有时会出现双重人格,可有明显生动的幻视、幻觉,情感丰富而逼真。而且事后可以完全记忆。我觉得叶浅翠的经历就是……”

“不,不,不可能。”我无法接受姜培的说法,激动地打断了他。“如果是癔症,那么段瑜的杀人事件怎么解释?”

“哥们儿,你先别激动。段瑜那案子肯定当时很轰动,极有可能叶浅翠听说过此类事情,因为印象深刻,发病时就在脑海里将这事重演了一遍。”姜培说的话不无道理,在心理学史上有过这类的案例。

我的心沉向无底的深渊。